

張居正承父志成大器 體現中式家庭親子相依

古今

新年到來，敬祝各位讀者：馬躍奔騰，福慧雙增！

中華文化向來重視農曆新年，不僅因為這是歲時之始、有送舊迎新的寓意，更在於家人團聚、心靈歸宿的時刻。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裏，家是生命的根，是人一生的歸屬，親子相繫、榮辱與共，構成了每一個人成長及家庭最核心的力量。

是次談論的主角，是明代萬曆朝內閣首輔張居正，恰恰是中國式家庭的親子相依、使命相承的最佳印證，也讓我們看見家庭教育對一個人命運深遠的塑造。

「望子成龍」是理想與責任的傳承

張居正乃明代傑出政治家，主政十年力行改革，整頓吏治、鞏固國防、梳理財政，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一度國力大振，堪稱一代名臣。

他的雄才大略與政治成就並非憑空而來，而是植根於童年的教養與父親的殷切期望。其父張文明是一位終生屢試不第的讀書人，雖未能在科舉中實現抱負，卻將所有心力傾注於兒子身上。他嚴格督學，朝夕陪伴張居正苦讀經書，以自身對學問的執著，為兒子打下堅實的學業根基。

父親的教養，不只是知識的傳授，更是理想的傳遞，他把自己未完成的人生願景，化為對兒子的期盼，也把改變家族命運的責任，託付給這位天資聰穎的孩子。

這段親情，不僅是血緣的牽絆，更是理想與責任的傳承，詮釋了中國式家庭中「望子成龍」的深沉

內涵。從幼兒成長角度觀之，父母的教養方式與期望，就是影響兒童成長最關鍵的因素。

我們可從以下不同學者的研究，得知父母對孩子發展的影響：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強調，童年親子關係直接塑造人格，父母的態度與期待，決定孩子一生的性格底色；艾瑞克森（Erik Erikson）提出，幼兒階段來自父母的信任與支持，是建立自信與安全感的基石；維果茨基（Lev Vygotsky）認為，父母的引導與期待，能推動孩子不斷突破成長邊界；班杜拉（Albert Bandura）的社會學習理論更指出，父母的言行與教養態度，是孩子最直接的人生榜樣等等。

這些理論雖來自西方，卻與中國傳統家教觀念不謀而合，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學校，父母是孩子最初的導師，親子之間的相處模式，足以改變一個人的生命軌跡。

正向的親子關係能成就一個人，同樣，扭曲的教養則可能毀掉一個人。筆者於2006年觀看港產電影《父子》，至今仍心有戚戚焉。片中父親性格偏激、教養失當，對兒子施以種種扭曲的對待，使孩子從小飽受心理創傷，深陷陰影難以解脫，孩子的成長之路充滿掙扎與傷痛，背負着不屬於他的罪與恨，在迷茫與痛苦中跌撞前行，最終走向難以挽回的人生軌跡。

影片令人心痛，更發人深省，家庭可以是溫暖的港灣，也可以是束縛一生的枷鎖，父母的愛可以是成長的力量，也可以是傷人的利刃。回望張居正的人生與電影《父子》的悲劇，正反對比之下，更讓人明白親情與教養的重量。父母的期望，是孩子前行的燈光，而非壓迫的重負，親子之間，應彼此扶



● 圖為張居正與父親張文明一同讀書。

AI生成圖片

持，而非互相綁架。真正健康的家庭，是互相關心，彼此包容和理解。

新歲伊始，萬象更新。在這團圓溫暖的時刻，我們不妨靜下心來，省視自己與父母的關係。珍惜來之不易的親情，修補曾經的誤解與疏離，以寬容與感恩相待。願每一個人都能擁有圓滿和樂的家庭，在溫暖的親情中汲取力量。

願每一位父母都能以正向之愛引導孩子，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。

● 梁可茵老師

學研社成員，從事幼兒教育寫、教、編達二十多年，在書海遡論中尋找方便之門，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，現為自由撰稿人，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。

古今

建構正確價值判斷 謹防邪教趁虛而入

謹防邪教趁虛而入

劉國輝老師 學研社成員，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心理學十多年。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，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做準備。

古今

近來，「愛濼斯坦案」持續刷屏，網上甚至流傳其涉及魔鬼祭祀的說法。

這些離奇傳聞背後，真正值得警惕的，是愛濼斯坦打造封閉圈子的手段。這套心理操控術，與破壞性邪教的運作邏輯基本一樣。

邪教從不只在於極端場景，它是一套系統性、長期的洗腦機制，正如查理·蒙格所說的「魯拉帕路薩效應」：單一手段容易防範，多重機制疊加，卻足以徹底侵蝕理性。

操控的第一步，是抓住脆弱窗口。所謂「脆弱窗口」，指人在遭遇家庭變故、經濟困頓、情緒崩潰、缺乏歸屬感時，判斷力下降、極度渴望被關懷的脆弱階段。此時的人最容易被滲透、被拉攏。

愛濼斯坦雖非傳統「教主」，卻用財富、人脈與私人島嶼塑造權威幻象；他鎖定的，正是那些處於脆弱窗口、無依無靠的年輕女孩。

緊接是經典的三步操控：先用關懷與禮物「愛轟炸」，製造被理解的錯覺；再用封閉空間切斷外界聯繫，製造依賴；最後以「特別」「高階圈子」重塑身份。有受害者直言曾以為自己一輩子都是奴隸，正是自我被徹底瓦解的結果。

為何正常人會參與甚至默許罪惡？關鍵在道德解除與防衛性認同。當人把道德判斷全權交給領袖，就會自動美化行為、貶低受害者、分攤責任，以減輕內心衝突。不少涉案權貴或許真心認為自己在「頂層社交」，而非犯罪，這與邪教信徒的盲從如出一轍。最可怕的控制從不是暴力，而是讓人自願交出思考與良心，還自以為神聖。

邪教剝奪個人思考

兩百多年前，嘉慶帝在白蓮教亂之時寫下《御製邪教說》，其見地至今發人深省。他認為，佛道勸善，本身無罪；白蓮教之禍，在於借信仰騙錢惑眾，背後更是民生失序、官逼民反。他更明確區分：單純信教者無罪，叛逆作亂者才須懲治。真正把普通人逼成「匪徒」的，不是教義，而是被斷絕出路、貼上標籤、逼入絕境的處境。當主流社會給予了尊嚴與歸屬，各種極端「神聖共同體」就會趁虛而入。

不論是當年白蓮教的「真空家鄉」，還是愛濼斯坦的私人島嶼，本質都是利用人性對意義的渴求。對年輕人而言，這並不遙遠。網絡上，各式「覺醒」「獨家真相」「人生導師」隨處可見，從投資騙局到情感操控，從極端思維到封閉同溫層，都在複製邪教式邏輯。辨別危險的關鍵，不在有無神像祭壇，而在是否要求你放棄批判、隔絕異議、把良心完全交給某個人或群體。

嘉慶赦免普通信眾，不是軟弱，而是清醒：用恐懼換來的順從，只會催生更大反抗；唯有讓人過上正常、有尊嚴的生活，才能鏟除極端土壤。這份理性與克制，正是我們這一代最該學會的功課。

● 劉國輝老師

學研社成員，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心理學十多年。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，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做準備。

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實為懲戒「方術之士」

古今

解惑

秦始皇一生功過交織，既有「千古一帝」之譽，也有「暴君」之責。其中，最深入民心的暴政，相信非「焚書坑儒」莫屬。

「焚書」一事，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。當年，丞相李斯於咸陽宮宴會上提出「焚書」建議，獲秦始皇採納，下令燒毀民間「詩、書、百家語」和「非秦國史書」等藏書。

在焚書之後的第二年，兩名為始皇帝煉製長生不老之藥的術士侯生、盧生煉藥未果而逃亡。最後，始皇帝嚴查問罪，在咸陽坑殺了四百六十餘人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載曰：

始皇聞亡，乃大怒曰：「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。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，欲以興太平，方士欲練以求奇藥。今聞韓非去不報，徐市等費以巨萬計，終不得藥，徒奸利相告日聞。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，今乃誹謗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。諸生在咸陽者，吾使人廉問，或為謠言以亂黔首。」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，諸生傳相告引，乃自除。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，皆坑之咸陽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懲後。益發謫徒邊。始皇長子扶蘇諫曰：「天下初定，遠方黔首未集，諸生皆誦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繩之，臣恐天下不安，唯上察之。」始皇怒，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。

譯文：始皇帝聽聞二人逃跑，勃然大怒說：「我先前沒收了全天下書，將沒用的通通燒毀。廣泛召集了大批文學、方術之士，希望由此振興太平，讓這些方士煉造仙丹尋求奇藥。如今聽

說韓非逃亡不歸，徐市等人耗費數以億計，最終也沒找到仙藥，傳來的都是互相告發謀利圖私的消息。對待盧生等人，我不但尊重，而且賞賜甚厚，如今反而誹謗我，以此加重我的失德。對於在咸陽的諸生，我派人去查問，有的人妖言惑眾，擾亂民心。」於是派遣御史審問諸生，他們互相告發，以求解救自己。犯禁違法的有四百六十餘人，全部活埋在咸陽，讓全天下的人知道，以懲戒後人。於是益發徵調罪人徙邊。始皇帝的長子扶蘇勸諫道：「天下剛剛平定，遠方百姓尚未歸附，諸生都是誦讀詩書、師法孔子的人，如今父皇一律用重法懲處他們，兒臣擔心天下不安，望父皇明察。」始皇帝聽了很生氣，就派了扶蘇到北方上郡蒙恬軍中做監軍。

註釋：

- 1.奸：通「干」，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干，求也。」
- 2.廉：《管子·正世》：「人君不廉而變。」尹知章注：「廉，察也。」
- 3.妖：同「妖」。
- 4.黔首：黑頭，代指人民。《說文》：「黔，黎也。秦謂民為黔首，謂黑色也。周謂之黎民。」
- 5.謫：罰罪。此指被罰成邊的罪人。
- 6.集：安定。《廣韻》：「集，安也。」

在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中，具體被提到名字者，包括侯生、韓非、徐市、盧生等，都是韓國、齊國、燕國出身的方士，基本上無一可稱為「儒士」，但在司馬遷筆下，秦始皇的譴

責對象，竟然一再變換稱呼。

最初，始皇帝譴責的是求神藥的「方士」；然後，變成「文學方術士」，方士的特徵漸被淡化；接着，又變成「諸生」，進一步強化儒者形象；最後，才借扶蘇的話，將諸生變成「皆誦法孔子」的儒生。這種偷換概念的描述手法，實在耐人尋味。

此一事件，前未見載，首出於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，不知何據。在司馬遷以前，政論家賈誼曾撰寫《新書·過秦論》，專門評論秦始皇失敗的原因。他在該文中對秦始皇焚書之事一再嚴厲批評，但對於其坑殺儒士或方士之事，全無着墨。

事實上，始皇帝並未明言「坑儒」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也不過是隱晦地借扶蘇之口，暗指「諸生」為「儒者」。在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中，司馬遷寫道：「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詩書，坑術士。」亦很清楚說明坑殺的是「方術之士」。如果任何稍懂「文學」、「詩書」的「方術之士」都可統稱為「儒士」，大概應如朱彝尊《曝書亭集·秦始皇論》所言：「彼之所坑者，亂道之儒，而非聖人之徒也。」

不過，到了後來，愈來愈多漢臣數落前朝秦始皇的暴政，如班固《漢書·五行志》謂「燔詩書，坑儒士」，王充《論衡·謝短》「秦燔五經，坑殺儒士，五經之家所共聞也」，應劭《風俗通義·六國》「坑儒燬書以愚其黔首」，「焚書坑儒」開始同時並舉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● 謝向榮教授
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

馬踏春聲尋藍韻 藥融古意潤塵心

說解

草

馬年正月十四，燈影漸稠，春氣初融，未知你是否留意路旁一株小小植物？

馬藍疏生於野，根莖亭亭立着幾分清雅。葉片翠潤，對生而層疊舒展，波狀鋸齒緣間，脈絡藏着清冽生機，小小如喇叭形的藍紫色花朵聚生於頂端，煞是可愛。

它雖非繁花綴枝，卻憑素淨風骨扎根路旁，一簇簇點綴山野，自有別致風華。馬藍花綻春夏，果結夏秋，兼具務實藥用與浪漫染色之能，在歲月長河中沉澱出獨特的生命意涵。

根莖可製「南板藍根」

馬藍喜溫暖潮濕、陽光充足的氣候，多生於低海拔山區陰濕之地，適宜扎根水資源豐沛、土壤深厚肥沃之處，中國福建、四川、台灣北部及中部低海拔山區均有分布。其根莖可製成「南板藍根」，清熱解毒、涼血止血、消腫止痛，價格相宜，在民間極為實用。

明代《本草綱目》記載有五種「藍」，「葉如苦苣……俗中所謂板藍者」，指的便是爵床科馬藍，至今南方仍以其地下部分作「板藍根」入藥。

需注意區分它与十字花科菘藍所製的「板藍根」：菘藍生於華北與華中，《本草綱目》「葉如白菘」便指此物。

按《中國藥典》，二者雖均能清熱解毒，但板藍根另可涼血利咽，用於溫熱病發熱、喉痛、丹毒等；南板藍根則能涼血消斑，適用於流感、腦炎、扁桃腺炎等。其莖葉製成的青黛，可清熱涼血解毒，治熱病發斑、小兒驚癇，外用亦可治口腔炎、牙齦炎等，二者功能

有別，需區分使用。

藥材形態亦易分辨：板藍根橫切面呈圓形，表面棕黃色、有縱皺紋，皮部黃白色、木部黃色，中心無髓；南板藍根為斜切片，呈橢圓形，表面暗棕色，皮部藍灰色、木部米白色，有放射狀紋理，細辨可得「按圖索驥」之趣。

馬藍之名，最早見於《爾雅·釋草》「葇，馬藍」，是文獻中明確其身份的最早典籍。人類早便懂得運用植物染料，中國古代以梔、茜為主，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有「千畝茜」之言，茜根染絳、梔子染黃，藍色則主要源於植物中的靛藍。

含靛藍植物甚多，古代「藍」非特指一種，北朝《齊民要術》有專篇記載靛藍之法，明代《天工開物》記載藍染工藝時亦言：「凡藍五種，皆可為靛」，詳細論述菘藍、吳藍、馬藍等染藍草木及造靛藍之法。青黛是人工製成品，以福建最有名，稱「建青黛」。2011年，仙遊「建青黛」傳統炮製法，入選福建省級非遺。

馬藍還有一個別名「大菁」，在清朝時期，沿海的閩南、客家族群廣泛使用它作為藍染素材。其染料製法為：將大量馬藍葉放入大桶泡水，經數日攪拌、靜置後，加入新鮮葉及熟石灰快速攪拌至起泡，靜置一晚去上層溶液，取出「藍澱」沉澱；染布時，將藍澱兌灰水，加入適量葡萄糖、麥麩、米酒等發酵製成染液即可。

藍色為「三原色」，若配比得當，可調製千變萬化的色彩。「青」與「藍」淵源深厚，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釋「藍，染青草也」。《荀子·勸學》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：「青，



● 圖為馬藍。

資料圖片

取之於藍而青於藍。」也十分適用於當今的人工智能時代，香港年輕一代當秉持「青出於藍」的精神，尋求突破創新，要像馬藍扎根鄉野般，立足香港的獨特優勢，以務實態度打磨自身專業能力；也要如馬藍染布般，懷抱浪漫情懷，勇於跨界融合，讓傳統智慧與前沿科技碰撞出新火花。

香港也有生長馬藍，閒暇時可前往嘉道理農場，實地觀察其生長環境，體驗天然染料提煉與染布過程，亦可從現代科學視角，了解氧化還原、pH值與溫度對染液反應的影響。

草木之用，不忘濟世初心；草木之色，融入東方美學。馬年說馬藍，這株兼具務實與浪漫的草木啟示我們：最好的人生，是扎根大地、務實堅守，亦不忘以美好點綴世界，在浪漫人間奔馳遠方。

● 金夢瑤博士

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